

忧伤的午后时分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多年前的一个初夏午后,我从外面回到家中。一进到院子里,就闻到梔子花的香味。每年这个季节,就有卖梔子花的在小镇走街串巷。通常是扎着花头巾的农妇,而新鲜的梔子花就放在水桶里,漂浮在水面上。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的头上都插着一支洁白的梔子花,甚至她们修长白皙的颈项上也挂着一支梔子花。现在,当我回望我家的那座夹在马路与河流之间的小院时,我觉得它是多么遥远啊。我家的那座小院并非建筑学意义上的院落,它其实是时间,是时间本身,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时间是永恒的。而在那个午后,我走进小院时闻到的梔子花味,其实是时间的味道。是的,时间是有味道的,它一年四季都有味道。在那个初夏的午后,我走进小院时,不仅闻到了梔子花的香味,我还感受到了深切的忧伤。

我家院子的午后时分总是有着一种忧伤的气息。这种忧伤的气息,来自于我姥娘,来自于包围着我姥娘的寂寞和孤独,也来自于我姥娘对远方的眺望和对往事的回忆。小院的世界仿佛遗世而立,它跟外面的世界简直处于两个空间。午后的马路是喧闹的,来往的车辆(自行车和拖拉机)川流不息,去往小镇的行人大呼小叫,而飘扬在车辆和人声之上的是曹金元挑水的号子声。曹金元不是启海人,也不是本场人,曹金元是南场人。我能听懂启海话,甚至能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,但是我根本听不懂南场话,如果两个操南场话的女人在大街上聊天,你会以为在吵架。曹金元用南场口音打出的号子,简直像帕瓦罗蒂在唱歌剧,千回百转,却又不知所云——他在用咏叹调倾诉自己苦难的身世,但是谁又能听得懂呢。此刻我家院子东侧的河流也很热闹,我家南边是长沙窑厂,忙着运砖的船只日夜行驶在河

流上,随着“通通通”的马达声响起,哗哗的水浪拍打着两岸,那也是一种歌吟,它与马路上的喧闹构成了两个声部。

可是位于这两个声部的我家小院却是岑寂的。曾经,这个小院里也是聒噪不休的,那是我们姐弟三个制造出来的。我们姐弟是我姥娘喂养的三个小动物。你可以把我们说成是鸡,也可以说成是鸭,或者猫和狗,但只有鸟才会飞走,所以,你们就把我们当成鸟吧。先飞走的是我姐姐,接着是我,最后是弟弟。我们飞出了小院,飞向了外面的世界。我们从空中俯瞰我家小院,首先看到的是我姥娘的白头发,我姥娘的白头发在太阳底下是多么的扎眼。我们看到我姥娘的小脚在小院里的砖地上踟蹰。这是我姥娘的命运。我姥娘的命运就是踟蹰。她永远无法离开小院。她可以去朱秀莲家串门,可以去茶水炉跟孙二娘拉呱,可以去供销社看看那些刚进的布料,端详那些适合自己的衣料,想象着它们做成的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的样子。她不知不觉笑了起来。供销社有个叫欧国星的营业员,跟我姥娘很熟。欧国星就把衣料摊在了柜台上。我姥娘抚摸着那衣料,又笑了起来。我姥娘说,哪天有空,俺叫朱秀莲给俺做一件。我姥娘还可以去很多地方,比如,她可以去邮电所,问问麻子所长,有没有通化来的信。她的儿子和钟爱的小女儿都在通化。从通化寄来的家信,简直就是她的命。我姥娘在邮电所坐了很久,她甚至想给她的小女儿打长途电话。麻子所长很热心,尽管从小镇打到通化很麻烦,但他还是想试一试。可是我姥娘不知道她小女儿的电话号码。不仅小女儿的电话号码,她所有身处异乡的亲人的电话号码,她都无从知晓,所以她只好怅惘而回。是的,无论我姥娘去哪里,最后还是要回到小院。我们当然也会回到小院,但我们回到小院是为了离开小院,而她离开小院是为了回到小院。忧伤就是在她回到小院时氤氲起来的——除了小院,她还能去哪里呢?



二重奏

许从军摄

吃豆腐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我不爱吃豆腐,觉得它滋味平常又难配菜。这也有可能是全家人都手艺平常吧,不知道怎么把豆腐烧成黄蓉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。爸爸用十三香烧过一次麻婆豆腐,我则用咸蛋黄和皮蛋凉拌过,都遭到了彼此的鄙视和其他家人的厌弃,连猫都不愿意闻。

所以我家唯一的正经吃豆腐是在每一年的第一天第一顿。大年初一,豆腐菜配团圆饭,米饭里放了红枣、年糕和糯米圆子,看着粒粒分明实则黏不可言,有可能一筷子就吊起了整碗。下饭的菜就一个:青菜(荠菜)烧豆腐,这个菜的寓意是“头富”“聚财”。青菜是自家菜田里的,新春里已经抽出菜薹,甚至会有一两朵金色彩花点缀在兰花大碗里;荠菜作为搭配,从前是我和弟弟,后来是我们的孩子,去房前屋后挖几棵来;豆腐是老豆腐,等青菜翻炒后下锅,煮出了蜂窝眼,与可以凉拌的嫩豆腐完全两个性子,当然也同样不好吃。

这豆腐,早在腊月二十五六就已经买好了,平常一块钱一块,到了年底,能涨到五块钱一块,还往脱销。爸爸从固定的摊位上买回来,妈妈跟他去过一次,就嫌做豆腐的老头脏,说他盖豆腐的纱布已经失了色,看不清布眼了,还担心他会把鼻涕抹在木头的豆腐

盒上,可是爸爸说,就是他家做得香,因为盐卤点得好啊。

过年吃的豆腐并不是雪白的,跟浓豆浆一样,是棉麻般的米黄色,表面残留着纱布的经纬痕迹,像被野风刮过,又细腻又粗糙。四四方方三五块,养在清水搪瓷盆里,隔一天换一次水。我们袁灶的风俗,年初一早晨吃了,年初三还要吃,也许是要把“头富”坐坐实?但新年里集市是不开的了,超市里的豆腐,更不好吃。过了好多天,豆腐依然有豆香,但是也散发出微微的霉味,边角也有点渣了。这样一个菜,配上甜腻黏牙的干饭,和妈妈不绝口的吉祥话,能让我一整天都不觉得饿,打的饱嗝都是豆腐味的,真奇怪青菜和红枣去了哪里。

小时候的我常常吵着不要吃团圆饭。为了这口饭,得起那么早,而且没有肉。当然可能也只是我觉得早而已,因为我们还没有吃完,院子里已近乎熙熙攘攘——邻居们来喊父亲打牌了,带钱的那种。他们一笑,牙缝里都嵌着青菜梗或豆腐渣。而父亲会一推饭碗,响亮地应一声京剧腔的“来了——”,就迎将出去。

长大了我还是不喜欢团圆饭(的口感),但是父母会早早买好了豆腐养在清水里,等我们回家。我于是习惯了风里雨里也在年三十赶回去,为着新的一年餐桌上整整齐齐的碗,整整齐齐的家人。

我们家厨房里放着一张方桌,小时候一直用到现在,从是最初的一家四口,后来我和弟弟各自成婚,围着方桌的从四人到六人,再到八人,正好坐满。孩子们不爱吃团圆饭,

A7| 紫琅茶座

时间是有味道的,它一年四季都有味道。在那个初夏的午后,我走进小院时,不仅闻到了梔子花的香味,我还感受到了深切的忧伤。

在那个寂静的午后,我走进小院,一切都是孤寂的。洒落在院子里的阳光是孤寂的,晾在铅丝上的衣物是孤寂的,攀爬在院墙上的牵牛花是孤寂的。这种弥漫在小院的孤寂一下击中了我,我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,我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,我还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西屋的窗户敞开着,我看到身着蓝布褂子的娘娘捧着一瓶橘子罐头坐在床沿上。那是用玻璃瓶做成的水果罐头,吃完里面的水果,可以做茶杯用。我姥娘不停地摩挲着橘子罐头,久久地凝视着,她虔诚、专注的神情打动了我。其时,我姥娘刚从通化回来。对小镇来说,通化简直远在天边。可是我姥娘还是回来了,回到了小院。无论她走多远,最终还是要回到小院,这是她无法逆转的命运。我想,那瓶橘子罐头是她的小女儿给她在路上吃的。我姥娘从未吃过橘子罐头,可是她根本舍不得吃,在她看来,橘子罐头是极其珍贵的东西,吃橘子罐头是多么奢侈的行为啊。奢侈得让她无法承受。我想,当凄楚的汽笛响起,火车徐徐离开通化站时,我姥娘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楚,她还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,而那瓶橘子罐头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念想。我想,在漫长的旅途里,我姥娘不停地摩挲着橘子罐头。摩挲也是一种语言,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方式。而忧伤是它的色调。我姥娘这辈子的色调就是忧伤的,即使有愉悦的时刻,也是从忧伤的牢笼里侥幸逃脱出来的。

在那个空茫的午后,我一直站在窗户外面,没有惊动我姥娘。我知道,此刻,我姥娘的世界里,只有那瓶橘子罐头,其他的一切都远去了。我姥娘忧伤地摩挲橘子罐头的场景刺痛了我。这场景出现在以前的许多午后,也将会出现在以后的许多午后,只不过那天午后恰巧被我撞见了。我从未对我姥娘提起过那瓶橘子罐头。它的结局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。当然,这并不重要——很多时候,我们都需要谜——重要的是,它是一个时间标记,它常常让我想起,在某个忧伤的午后,我姥娘跟她的橘子罐头在一起。我姥娘并不忧伤,她内心是满满的温馨回忆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橘子罐头也是我的安慰。



紫琅茶座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智商情商,而是见识与格局。见识与格局决定了人生的结局。

做事当有大格局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无论一个人的智商情商是高是低,地位身份是显是微,一个人成就的大小,关键看他的格局。

格局是什么?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、胸襟、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。人们常说,一个人的发展受了局限,其实这个“局限”就是格局太小,为其所限。

人生的结果由格局而定。曾听过一个笑话:古时候有个乞丐,机缘巧合救了皇帝的性命。皇帝问乞丐:“你救驾有功,想要什么赏赐?”乞丐答道:“求皇上划两条街做我的地盘,以后讨饭就再也不怕被人赶出来啦!”乞丐的这个请求,暴露了他的眼界和格局。也正因为如此,注定他一辈子只能混迹于乞丐之间。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智商情商,而是见识与格局。见识与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,也决定了人生的结局。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。你想成就自己吗?那就放大你的格局吧!

那么,如何放大自己的格局呢?一般来说,格局大的人都应具备这三种特质,我们不妨在这三方面下点功夫:

一是大格局要有大胸襟。何谓大胸襟?大胸襟是一种海纳百川、胸怀日月的气概,一种从容大方、自然天成的气量,一种成熟宽厚、宁静和谐的气度。具体地说,大胸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、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,能以无私的心灵去容纳人、团结人、感化人。

一次庆功的宴会上,有一位年轻的士兵不小心将菜汤洒在一位将军的秃头上,众人目睹此景,不禁骇

艺术作品摆脱匠气的最好办法是读书,泛泛而读收效甚微,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学问或姊妹艺术上。

王个簪为什么能成功

□杨 谓



兼得斋夜话

1972年夏,张大千在《四十年回顾展自序》中写道:“山水石竹,清逸绝尘,吾仰吴湖帆……荷芟梅兰,吾仰郑曼卿、王个簪;……若汪亚尘、王济远、吴子深、贺天健、潘天寿、孙雪泥诸君子,莫不各擅胜场。”张大千是被徐悲鸿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的大画家,在他认可的诸家中,南通的王个簪也赫然在列。我曾看过王个簪画紫藤的视频,挥毫泼墨如腾蛟起凤,当令凡手股票。

近年来颇为某些人所推重的“文人画”,之所以又为许多人所不屑,皆因作者缺乏基本的笔墨、造型功夫之故。人言画画七分人事三分天资,具三分天资者常有,而具七分人事者则不常有。人事当指个人后天的努力,包括艺术的与非艺术的。具体到画画本体,则指了解物理,表现物态,体会物情。只具表现物态之能者为工匠,自古真画者,最怕被人看做是工匠。王个簪无疑是一名成功的艺术家,考察其一生,当是抓住了几个“关键”的缘故。

王个簪中学毕业后,因无钱上大学,就去南通城北小学任教,其时南通城书画名家云集,王个簪得到了李苦李、陈师曾、诸宗元等人的指点和帮助。热情爱才的诸宗元还把王个簪的来稿带到上海,请求艺术大师吴昌硕指点,吴篆笔阅评甚多。大受鼓舞的王个簪不久即辞去月薪45元的教职,决定追随昌硕大师。他那时已经结婚,并有了一个孩子,要下这样的决心,当非常人可以做到。到上海后,王个簪寄宿于他人处,每周向吴请教两次,因找不到工作,靠借债度日,如此这般,苦撑了两年光景。后来,在刘玉庵的帮助下,他当上了吴昌硕孙子的老师,住进了吴家,终于“守得云开见

月明”。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某个稍纵即逝的珍贵机会,有人视若无睹,有人犹豫不决,王个簪则毅然决然,抓住了改变他一生的最关键的一次机会。

昌硕老人离世后,王个簪先后在几所学校任教,随着上海美专的停办他失业了,他以课徒卖画为生,收入微薄,偏偏这时又物价飞涨,遂生活发生困难。幸有学生翁继予邀他去苏州,在翁办的一个厂子里担任了一个挂名职务。苏州旖旎的风光吸引了他,他在周边漫游、写生、吟诗,日子过得倒也悠闲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他回到了上海,在一家电气公司当文书,《王个簪随想录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解放初,我虽在搞文书工作,但并没有荒疏笔墨。画画、写字、刻印和做诗这四件事,将我的业余时间完全占满了。”人如浮萍,有时会不得不偏离既定的轨道,但只要初心不改,努力不辍,就会有到达终点的一天。

艺术作品摆脱匠气的最好办法是读书,泛泛而读收效甚微,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学问或姊妹艺术上。广泛而又切实的阅读能给艺术家以更多新鲜的营养,为创新提供更多的参考和灵感。王个簪自言,他从古琴的悠扬顿挫中悟出书画的节奏韵律,从舞蹈、太极拳中悟出书画的动静关系。在长乐镇小学读书时,为了专修国文,他转学到了长兴镇国文专修学校,跟一位姓秦的老师作诗填词,从此这一爱好陪伴了他的一生,为了推敲诗句,有时历数小时而不倦。师从昌硕先生时,他每天早上都要读书背古诗,后来还在东吴大学兼教诗文课,他在诗文方面的造诣由此可见。王个簪早年还是一个运动健将,做过球队的守门员,踢过前锋,在苏州、扬州等地举办的中学生运动会上,跨栏和跳远都拿过名次。优秀的书画家,骨子一般都是很诗情很“音乐”的,王个簪痴于琴艺,曾从师于古琴名家徐立荪,他常于“星月皎洁之夜、明河在天之时,或是夜阑如涛、飞雪如席之际,弹弄几曲,直到四无人声才抱琴上床,弛然而卧。”(《王个簪随想录》)